



情人看剑

有多久没去过度假酒店了?眼看着《白莲花度假村》第二季上线了,坐标已从上一季的夏威夷移至意大利西西里岛,据说那里的圣多梅尼科宫四季酒店接待过王尔德、伊丽莎白·泰勒,如今的海风碧浪之下又会有什么奇情故事上演?如你所见,一开场又是命案发生,酒店迎客时仍是一排堆在脸上的程式化笑容,都在宣告又一轮大戏启幕了。

不过近期海外电影里最具温情的酒店风景,该是在夏洛特·威尔斯的导演处女作《晒后假日》里。11岁的少女索菲跟父亲去土耳其度假,父母已经离异,她只在假期才和父亲短暂一聚。酒店里泳池、酒吧、海滩、游乐场一应俱全,父女二人徜徉其间,还

花言峭语

在泰勒·谢里丹担任编剧的《黄石》第五季即将播出之前,我集中看了谢里丹的若干作品,有的是补课,有的是重温,这几周因此算是我的“谢里丹周”。

补课的作品,是他担任主创的《黄石》,这部剧由谢里丹创意,最后由派拉蒙拿到版权,担任出品方,并且邀请到凯文·科斯特纳作主演。第一季由谢里丹编剧和导演,第二到第四季,谢里丹只担任编剧,或者是编剧之一。第一季在2018年播出,第四季在2021年11月播出,一年之后,《黄石》即将迎来第五季。在第四季播出的同时,《黄石》的衍生剧集《1883》在2021年播出,谢里丹是编剧和导演。这部剧,讲述的是《黄石》里的达顿家族在一百多年前,刚来到西部时开疆拓土的故事。

《黄石》的主人公是凯文·科斯特纳扮演的约翰·达顿,他拥有黄石农场,是美国最大的牧场主,这个农场位于蒙大拿州,和黄石公园以及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相邻,是一块适合放牧和旅行的好地方,也因此成为多方力量觊觎的地方。印第安酋长想用金

早闻狄声

看《披荆斩棘》总决赛,心态很放松。谁是总冠军,谁能当X-leader,谁的阵营会笑到最后……明明这些悬念还在,但作为观众心思却更多被舞台吸引:谁能想到,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公演之后,哥哥们居然还能玩出新意?无论是荡气回肠的《莫欺少年穷》,还是精准到让人拍案叫绝的《凤毛麟角》,好舞台与好表演,远比简单的胜负让人印象深刻。

是的,在谈论这档汇聚了中生代男艺人的节目时,很多人喜欢聊一聊“男人至死是少年”的趣味,又或者是幕后的点点滴滴去追忆他们的前世今生。但追完整季《披荆斩棘》,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,舞台才是整个节目最有价值、最具光彩的部分。一方面,

被人误认为是兄妹,拿摄像机拍摄彼此,度过了他们人生里最为难忘的一个夏天。

你以为是一个浪漫盛夏,女儿隔了二十年再看,才从那些光影碎片里发现父亲彼时的孤独与痛苦,这是《晒后假日》的主旨所在。少女时代的索菲已然早熟,爱跟着年长几岁的少男少女嬉戏,甚至献出初吻,反而父亲还时时显出一筹莫展的神情,仿佛在成长路上的某个迷宫里迷了路。但他极为珍视这段时光,恨不能在假期内传授平生绝学,比如教索菲防狼术,让她阅读并不适合她这个年龄的书籍,就像苏珊·桑塔格对待她儿子:“我儿子,四岁大,第一次读荷马(史诗)。”父女贴身交锋,难免刀光剑影,

钱,拿回这块原本属于他们的保留地,大资本想在这块地上开赌场和酒店,进而开发度假地产,从而提高土地价值也提高土地税,逼走达顿家族,其间又有各方力量介入,总之,强人虎视眈眈盯着这块土地,用达顿的儿媳的话来说,这个地方不是家园,而是一个要塞。

达顿的形象设定,其实类似《教父》,刚毅果敢,不择手段,杀伐决断,为了保留祖业,几乎是无所不为,即便在故事开始的2018年,也依然是以法外之人的方式做事,把黄石变成了一个法外之地,几乎《黄石》的每一集都要死人、重伤,都要枪战、爆破。但另一方面,他又把家庭作为自己价值观的核心,一切为了家人,一切为了家庭,这使得他的所作所为都变得合理了,也变得容易被理解了。所以,《黄石》是用新时代的影像技术,在展现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,也在解释所谓的“保守力量”到底是什么,为什么能延续到今天,并依然在生活中发生作用。

《黄石》也和谢里丹的其它作品一样,有一个重要的主题,那就是对

它代表了国内竞演类音舞节目的最高水平,多元的唱演、唱秀和唱跳,提升了我们对舞台表演的想象与审美;另一方面,它也在打破外界对这群表演者的既定认知,让荧屏外的我们真正体会,何为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“披荆斩棘”,何谓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的用心与坚持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《披荆斩棘》也确实留下了值得二刷、三刷甚至反复回味的舞台。比如第二次公演的《阿嬷的歌》,电影质感的布景回溯童年的记忆,真情流露的演唱,字字句句都是对亲人的思念,即便是听不懂闽南语的观众,依然会被那份乡音与真情所打动。比如第五次公演的《浮夸》。明明是二次参加节目的“老江

各有内伤,然后和好。

这一切发生在度假酒店里,或能自圆其说。这里可说是与世隔绝,大把的时间,燃烧不尽的日光,可以无穷无尽的对话或沉默,要不然听听风声水声也好,后来回想都是浓缩凝练的绝美记忆。假期将尽时女儿恋恋难舍,父亲却说:“不能一辈子都住在酒店。”酒店时光确实就像一场海上繁华梦,是从现实里抽离出来的片刻美好,并非长久之计,迟早还得重返人间。在《王家卫访谈录》里墨镜王说,《花样年华》之后梁朝伟的角色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人,单身,不相信承诺,“和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相比,他更愿意住在酒店房间里”,这里适合永不上岸的浪

土地的热爱,《边境杀手》《猎凶风河谷》《赴汤蹈火》到去年的新片,请了安吉丽娜·朱莉主演的《那些希望我死的人》,核心的故事推动力,都是土地。

例如《那些希望我死的人》,表面上看,是《老无所依》和《完美的世界》的混合,但谢里丹赋予它另外的意味,证人父子和杀手二人组,因为某种机缘,闯入了荒莽丛林。证人父子要寻求庇护,杀手二人组要毁灭一切,而森林和大地给了他们相应的反馈,自然的原始力量席卷一切之后,吞噬了该吞噬的,留下了该留下的。这个故事里强调的,依然是自然的伟力,土地的神秘。

谢里丹的一系列作品,让我想起《乱世佳人》,斯嘉丽的父亲热爱土地,他不论做了什么,不论是在赌博,还是投机,最后都要把收益转化成土地,斯嘉丽也对土地怀有深情,这种深情来自本能,也来自父亲的传递:“她恍如隔世地记起她与父亲关于土地的一场谈话”,父亲告诉她“它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东西……它是唯一值得为之工作、战斗和牺

湖”,陈小春和张智霖却丝毫没有掉以轻心,对镜而坐,高声对唱,无论是唱还是演都被打磨到了极致。又比如超乎想象的《狂流》,影视镜头与舞台调度原来可以这样天衣无缝,相得益彰,想象力汹涌而来,说是拉高了同类节目呈现的天花板,并不为过。

更重要的是,精彩的舞台,也为嘉宾们的个性、能力与精神提供了展示空间。较真、严格却又天马行空的苏有朋,在每一次表演中都努力传递出作为导演的思考,而这份执着也最终赢得了兄弟们的尊重与追随。曾经自我调侃只做“表面功夫”的郑钧,对待表演有着极致的热忱,或是和导演组据理力争,或是不眠不休地努力改编,从不轻慢,从不疏忽。还有立志要

子。

也有狠心父母只顾自己享乐的。张爱玲在《小团圆》里写少女九莉那年在修道院白住了一个夏天,嬷嬷问她前来探望的母亲住在哪里,她母亲答:浅水湾饭店。那是当时香港最贵的饭店。对话的两人声色不动,一旁的九莉却大窘,“她倒会装穷,占修道院的便宜”。《白莲花度假村》再怎么狗血,祖孙三代一家人到底还是齐齐整整同来同住共享繁华的啊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性的东西”。

对土地的深情,解释了《乱世佳人》也解释了《黄石》的主人公性格中所有强烈的部分,也给他们性格中泥沙俱下的部分,提供了背书,他们投机变得合理了,他们不择手段也变得可以接受了,因为一切都以土地为目的。这个目的太大了,太圆整了,太颠扑不破了,足以托起人们为了它而做的一切事情。他们为的是土地,却也是为了大地。

达顿也好,斯嘉丽也好,他们身上拥有的,其实是人性的本质,是人性的“根本词汇”和“根本特征”,而人性其实就是神性。这是斯嘉丽至今也让人难忘,让人想象,让人效仿,让人追随的原因,所有本质的东西,都是时髦的,都是既能适合荒原大地,也能适合最奢侈的T台的。用阿甘本的理论来说,斯嘉丽其实是一个“同时代人”。

韩松落
作家

成为X-leader的陈小春,什么苦都愿意吃的杜德伟,永远自律的吴建豪……个性不同的他们,分明有着相似的信念——作为表演者,永远不能丢失对舞台的敬畏心。

这些精彩的舞台,或许也从根本上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:当我们在追《披荆斩棘》的时候,我们到底想看到什么?我们想看到的,大概就是无论什么年龄、地位、身份,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放下包袱,以热血与决心,越过高山,再次启程。

常原狄
媒体人

钱眼识人

突然“翻红”的老导演

好久不见的老导演冯小刚被迫拿出来“营业”,否认莫须有的移民传闻,旧作《一九四二》豆瓣评分也涨到8.1分,要知道当年公映时褒贬参半,质疑主要集中在题材与贺岁档氛围不搭,有消费苦难之嫌。十年之后,当年的观众感受到更丰富的人生况味,也就给出新的评价。对于这部类型挑战档期“风俗”的旧作,如果是抱着看贺岁片期待的观众走进电影院,有一部分人的确会觉得非常失望,不会认为它是幽默的,大概率会觉得被冒犯了,“不吉利”、“不舒服”、“苦兮兮”的感受上脑之后就把它骂成烂片。《天下无贼》葛优有一句台词: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沟渠。这句话形容当年冯小刚的心境是最准确的。他的确想借好友刘震云同样珍视的文学创作冲一把大师宝座,证明自己不仅仅只能拍“加葛优”公式的贺岁片,还可以拍更宏大的严肃题材。据报道,投资方拿出超2亿的投资,在重庆愣是打造了一条街道就供一场“大轰炸”的戏,结果票房勉强过3亿,肯定是血赔了。

如果非要总结冯小刚当时的失误,我斗胆认为内外因都有。先说内因,冯小刚有点贪全,战争大场面要、格调文戏要、为了调节气氛,用方言和笑料调节观众情绪的小技巧、小手段也有,对于观众来说,七荤八素的元素都有了,缺乏一击即中的表达重点。

再说外因,十年前的华语影坛流行什么,就是大场面大卡司大题材……那是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的“黄金时代”,冯小刚自然站在备受瞩目的C位。票房失利之后,冯小刚心气儿受挫,明显往外缩,所拍电影有两种:一种纯为公司赚钱,老套路改头换面;另一种就是不甘心,冯小刚似乎受够了资本的委屈、奖项的委屈以及评论界的委屈,干脆就豁出去拍自己想拍的,却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,成为难以共情的“老顽童”。观众越来越失望,豆瓣评分在波动中逐渐走低,冯小刚迎来了职业导演的“秋天”,凉意袭来。

微博上曾经传过一段关于冯小刚的纪录片,那时他刚刚凭借贺岁片获得重视,被点名参加研讨会,在这一瞬间前后他处理了不少烦心事,比如探望老母亲,帮她剪指甲;比如尴尬地面对亲姐姐希望在剧组里打工的请求;开着刚买的豪华车在路上坦白自己内心的自卑……

彼时的冯小刚是最真实、最亲民、也最可爱的,所以才能拍出令人怀念的早期贺岁片。在这些作品里,他关注的只是无法被大人物理会的小人物的一点烦心事,众生皆苦,这些片子是走心的,平视的,所有的戏谑似乎都抹上一层金黄色、芳香的糖色,是小时候的气味,我们笑笑自己也笑笑他人。也只有在这段时间,还不敢想跟头部同行掰腕子的冯小刚是松弛的,真让人念想啊。

钱德勒
媒体人